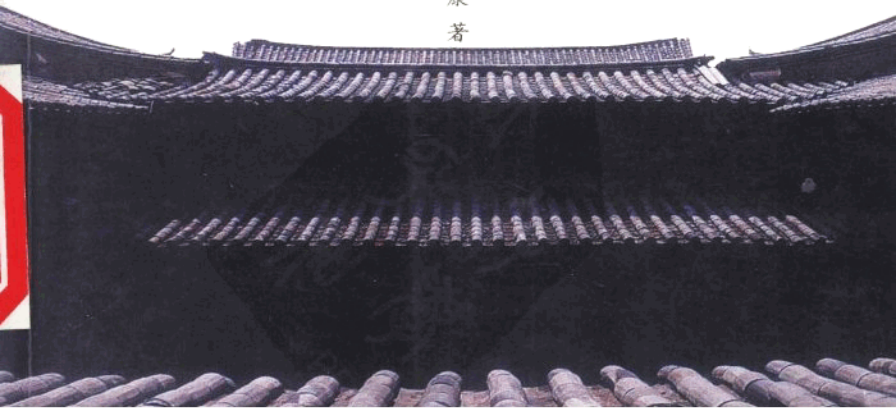


金湖文库
小说

阳冲纪事

马明康
著



阳冲纪事

金湖文库

马明康 著

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阳冲纪事/马明康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2

(金湖文库)

ISBN 7 - 222 - 03600 - 8

I . 阳 ... II . 马 ...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3100 号

责任编辑: 沈正德

封面设计: 李 洁

设计指导: 西 里

阳冲纪事

马明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昆明银河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08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22 - 03600 - 8

定价: 21.00 元

第一章

那不是是一个非常日子，这阳冲像往常一样，平静得时而能听到龙血河的流水声。烈日炎炎，戴着笠帽汗流浹背的庄稼人在田地里各自忙碌。午后，曹乡董家的马锅头赵老增从县城里回来说：“新九团一夜间开拔了，省城里兵变，老唐逃下广东啦。”

须发苍苍的方老太爷穿着灰绸袍，悠扬自得地哼着子夜歌来到栅子门前的青浆子树下，正在闲谈的赵老增忙掏出一盒人丹递给他说：“老太爷，这是给你捎来的。”以往他常给别人捎回人丹，但那是纸封的，这回的是金黄色的洋铁盒子装。许多年以后，方老太爷一看到洋铁人丹盒子，就记起那个酷热而平常的午后，也记起这阳冲里的许多往事。

赵锅头说：“看来这世道还要乱下去。”坐在青浆子树下喝茶的几位老者在侧耳细听。看看赵锅头浮起忧虑的面孔，刘家爷子道：“这年时就是这样子，自打民国后天下就没个太平。好在咱们这山冲里，山高谷深，大人物们争江山也看不上这山沟沟。”赵锅头像有了慰藉似的赞同地点头。张家老叔接道：“慢说，咱这阳冲还沾了皇上贵气，自光绪皇帝手上，这迤南地方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可我们这冲子里不照样春种秋收吃米谷过日子么。”老者们于是沉于荣幸，此后话题便远离当今而

去聊光绪年间苏大嘴的造反。赵锅头夜里要赶马去驮盐巴，见马帮已经进了栅门，把鞭子别进腰带，拱了拱手匆匆走了。

夜里下了一场透雨，这山坝子里又是满目清丽，淡红色的龙血河水陡涨后又落下了，匆匆流进坝子东边的群山里。几个年轻村妇担着担子颤悠悠地从山那边过来，挑篮里装着的是用龙须草捆扎得整齐的粽叶。过几天便是端午节，照例阳庄不论穷富人家都要包粽子的，这时正好是卖粽叶弄胭脂花粉钱的时候。来到青浆子树下，走过长辈们的面前时，挑担的女人毫不羞怯地说笑取乐，扬着水红水红的汗脸，两眼不停地向过路的男人闪烁，双手搭在吱吱作响的竹扁担上，胸前的奶子在蓝花土布衣襟里自在地弹跳。走过去时，那宽大的青布裤腿荡起一片凉风。老者们似乎并不在意，目光全汇集在康二老先生那本皇历上。康二人是够精瘦了，戴着黄铜老花镜，他挺着身子默看了一阵子老皇历不发话，直到身边人问：“这老皇历还管用么？”目光才从镜片里透出：“咋不管用，再过一千年也要看着这天干地支过日子。”

这时乡丁周老四挎着驳壳枪骑马跑过来，树下的人都不发话了。周老四的走动在这庄里举足轻重，战乱年时，怕是山那边有匪情也说不定，老者们直勾勾地看着他。过了白石桥，马蹄子不再急踏，周老四跳下马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每每这样，看到老爷们坐在树下，总要下马的，敬老得寿，这话他记得实在。

“有事么？”康二先生问。

“匪？”刘家爷子问。

“不，有几个洋人过来了。”

“洋人？洋人来做啥？”

周老四顾不上回答忙进庄子去了。

“该不是又来破咱们的风水！”刘家爷子说。

“说不准，世道不吉，洋人得势。”

不多时庄子里咣咣地响起锣声，慢三下急两下。庄民们知道，这是防备锣，要精壮男人在家准备器械，若听到急锣敲起，就到庄子中央的打豆场集合。

不多时，从白石桥上过来三个骑洋马的人，两个洋鬼子，一个中国人。洋鬼子带着淡青色的圆筒毡帽，穿着雪白的哗叽制服；中国人则戴着灰色礼帽，穿一身黑色中山服。他们来到庄前刚刚下马，乡董曹宗富带着两个乡丁忙了出来，对着东张西望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放声道：“迪德领事光临，有失远迎。”

迪德扬了扬手，左声左气地说：“谢谢宗富先生。”随后对树下的老人们点头以示友善。老者扫过他一眼，便端起自个小茶壶饮茶。迪德依然是左右环顾，不是提防，而是被这山村的恬静安谧所吸引。在这被中国人称之为“乱世”的年月，这里却是一派田园诗似的景象，使他因此好奇，他是两个多月才调来南目领事府的。

曹乡董把迪德领到前院堂屋里坐下便上了茶。迪德来到天井里，仰头看看几乎遮没了半个天井、高过房顶的缅桂花树，贪婪地吸着醉人的芳香。这时吊在屋檐下的鸚鵡叽叽啾啾地吟唱起来，迪德欣然道：“宗富先生，这大概便是你们所说的花香鸟语了。”曹乡董连连点头。

二人坐下品茶，曹乡董道：“迪德领事光临我们这小山村，想来必有贵干。”

“乡董不必多虑。你是这一带我认识最早的朋友之一，今天来是想与你闲聊闲聊。自那次纠纷后，我对汉学发生了兴趣……”

曹宗富说：“是啊，从领事流利的汉语便可证实。”

“鄙人刚到南目任事，往后还请乡董关照。”迪德示意了一

下，他的秘书从箱子里掏出个澄黄色的布包呈给了曹宗富。凭曹宗富的感觉，他知道里头装的是什玩艺儿，于是欠身道：“迪德先生多礼了，鄙人只是这山村的掌事无所大用，但只要有用得着鄙人的地方理当尽力。”

“谢谢。”迪德也欠身道，然后有些笨拙地捧起了茶碗，看了看碗上的芳草翠竹碧浪小舟又道：“在这个国度里，每个小小的物器上，都能闪烁你们的古老文明。”

曹乡董品过茶后笑了笑：“鄙人送先生的那对明代景德镇花瓶还在么？”

“在在。那真是宝物，我把它送回巴黎去了。”

这时家丁忙进来凑着曹乡董的耳朵叽咕了一下，曹乡董便站起来说：“迪德先生稍候，几位村老在前院有事找，得去照应一下。”

曹宗富来到前院，见老的少的挤满了一天井，便问：“诸位父老兄弟，出了哪样事啦？”

满天井的嘈乱霎时静了，稍顷，康二先生被推举到石阶上。

“乡董，既然大伙推举，老朽便直说了。”康二先生直起细瘦的身躯正色道，“今个光临你府上的，就是当年那个叫迪德的洋人？”

“正是。”曹宗富道。

“他又是来修洋路，毁阳冲口石匾么？”康二先生问。

曹宗富平淡的面孔立刻堆起笑色：“父老弟兄们，光阴都过了十几年，还挂着那老账！迪德目下是南目领事府领事，早不干测量修路那行当！有我姓曹的在，那石匾能让他们毁坏么？他今天来是为访友，不为别的事。人家有礼节，咱们也礼仪相待，这可是村风嘛。大伙放心。”

康二先生于是转向大伙：“诸位，即是如此就请回吧。”众

人于是向门外走动。

康二和几位老者出来后见到敲锣人余有良，要他去挡拦那十几个备马前去冲口守护石匾的后生。余有良道：“早走了，这会儿已经到方家田，除非快马去赶。”

后生们策马去冲口的消息立刻传到后院，曹宗富说：“就让他们去溜溜吧，总爱大惊小怪，洋人不也是人么。”又转向迪德：“领事，你这一来可把村民们给惊动了。”

“迪德摇了摇头笑起来：‘曹宗富先生，我是不是太可怕了？’”

“他们还记得十多年前在冲口石匾下发生的事。”曹宗富道。

“你的庄民对恩仇的记忆太强了。”迪德止住了笑色，“我们西洋人记忆可不这么好。”

“可是那事情也非同小可啊，迪德先生，那石匾上刻的地名可是皇上赐的。”宗富品了口茶道。

“这后来我知道了，但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皇帝给这地方起了名字，刻在岩石上，就那么神圣，弄得整个坝子里的人都来保卫它，简直不可思议。”

曹宗富道：“因为皇上是真命天子，金口玉牙，那名字便是他的口封。”

“口封、口封。”迪德呵呵一笑，浮起一脸不满。

这时追赶后生们的乡丁扬鞭策马，沿着庄东边马道向冲口奔去。

方家有字句传下来，一百七十年前，这冲子叫的是一个俗得使女人们碍口的名字——马都勒冲。都勒，即雄性阳物。

南滇的高山峡谷、崇山峻岭，是上天奇特的造化。自古以来，山民们面对山的浩瀚壮伟都敬畏祈祷，香火不断，他们如

同山野中金黄的鸡尾草似的在呼啸的山风里，向耸峙奇伟的大山鞠躬行礼，在刺鼻的香烟里向山神献祭。

马都勒冲由北向南，在骡公山与草马山之间，其实是块长不过十五里宽不过五里的狭长的山坝子。就在冲南口的草马山屁股与骡公山的下腹之间横卧着十余丈长的圆仓般粗细的圆柱型巨石，石头青中夹白，纹络凸透，由粗而细，从侧边看，好似一具公骡的阳物戳入草马屁股下，人们便称之为马都勒。马都勒之下便是条三丈余宽的山涧，涧里流水淙淙，终年不断。骡公山腹下有一条通往南边马道，伸上马都勒顺草马山下蜿蜒而去。马都勒的上方于是被先人凿平了些，成了这山涧上的一座天生的石桥，让牛队马帮肩客行者踩踏，南来北往。这奇特的造化，这粗俗的名称，使这小山冲随着马帮商队的蹄声名扬九州。尽管后来乾隆皇帝已赐了正名，并在冲口马蹄岩上凿巨匾铭刻，马都勒桥随之改称阳桥，又经村上的书香文明人家数代人的指拨，还有小学堂里的先生严教（凡学生若听有出口马都勒者，以戒尺重打手心三下），但是人们喊惯了只图方便，众多人至今仍不改口，马都勒还挂在嘴上。五六岁的顽童把两腿伸在村边的水沟里玩水时，也老喊着那首古老的儿歌：

马都勒，做石桥 牛踏踏，马跳跳

公的见了抬着望 母的见了折头跑

庄子里的女人们吵架时也会把石马都勒搬出来：“把你送到冲口给石马都勒捣。”然而老辈们听到这样的谈吐即便是随口而出的笑骂，也如同钢针刺进耳朵里。康二先生在庄里不算德高望众，但因识文断字通达事理，侄儿在军界有官职，故在庄上至少还算得是有斤两的人。年前张家大媳妇在街心里买菜，遇卖菜人一时找不到秤砣，笑骂中随口提到那马都勒，正

在摊子前吃糖豆腐的康二先生一听，忙过来不说三不说四，就给了张家媳妇一耳光。张家大媳妇见是老先生，只有捂着脸道：“公公，别见贱，我是嘴毛病。”甩开袖子走了。傍晚时，康二先生正在院子里的葡萄树下品茶，张家大儿子来了，送来半兜子鸡蛋。那汉子把兜子递给老先生时道：“谢先生耳灵手快，接下这鸡蛋补身子吧。”看起来汉子满脸诚实，先生收下了。汉子走后，先生思量了一阵子，把半兜蛋全倒进茅坑里，还骂了句不中听的话。后来康二先生的耳朵不灵了。

去守护石匾的后生们被挡回来了，照例是过了石桥便跳下马来牵着缰绳往庄里走来。树下的几位老者只是换了个位置。

“洋人还在庄里么？”领头的汉子问。

“在，听周老四说，还要在曹乡董家住几天哩。”康二先生道，“曹乡董倒是说，那迪德来非歹意，只是询访本庄民风民俗。他对此很感兴趣，还说要写出文章寄回法兰西登报哩。”

“登报？”有人问。先生点头，后生们牵动马匹走了。

晚饭前，迪德在周老四的引领下登上曹家后院东边的晒台，在夺目的夕阳下，以手遮阳极目远眺，环顾四山后又习惯地摇了摇头，用法语说了句什么，看着周老四问：“乾隆皇帝真的来过这里？”

周四道：“这还有假？！在清朝，扯这样的谎是要杀头的。”

迪德又是不解地摇头。

“不信！方家可是有皇上亲笔写的字句哩。”

“我可以看看么？”

“那是方家的宝物，后辈人从没见过。”

迪德半信半疑。在周老四看来，洋人真他娘的固执，他于是冷笑道：“洋官，信不信由你。”

却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方家先祖上方灿熙中了进士，在江苏为官三十多年后告老还乡，有位叫许荣道的同事与方灿熙亲如手足，见他体弱放心不下，执意要护送，也因平日常常吃饭同桌，听方灿熙闲谈说笑中提到家乡粗俗的名称和那奇特的造化，有亲眼一睹为快的意思，于是特意向上司告了假，不计千里之遥鞍马颠簸之苦，来到阳庄（当时叫马都勒村）。养息了几日，许荣道便要方灿熙陪他去观山游水，他最想看的，当然是冲口那具石马都勒。石马都勒离庄子十三四里路，方灿熙叫家人备了半葫芦宁水老酒和四五样肉食凉菜，顾了两头驮牛，加了鞍座骑上，由两个牧童牵着牛朝南街而去。驮牛嗒嗒地踏着村街上的石板，骑在牛背上悠晃而稳当，比骑马平实得多，许道荣饶有兴头地哼起了诗。

到南冲口看过骡公山和草马山的态势以及搭过山涧的石都勒，坐下来三盅老酒下肚后，借着酒兴，许道荣赞叹上天的神工妙手道：“灿熙兄，其实这世界空而不空，色而生成，人常以色而感应是矣。难怪人具七情六欲。”方灿熙抿了口酒放下盅说：“贤弟高论。”

骑上驮牛在冲口游了几处出水泉潭，回到龙血河边葱茏的荔枝树下时，许道荣突然叫道：“停下。”驮牛住蹄反刍，许道荣左看右顾了一阵工夫之后突然跳下驮牛。

“何事使贤弟下牛？”方灿熙问道。

许道荣于是手指北山问道：“庄子后面的山称何名？”方灿熙道：“龙台山。”许道荣又问：“东边和西边的山何名？”方灿熙道：“东边为黄龙山，西边为卧虎山。”许道荣又观看了一番之后朝着方灿熙说道：“灿熙仁兄，你这衣胞之地，不得了啦。”“何事不得了？”方灿熙问。“恕愚弟不能奉告。”许道荣摇手道。

回到方府，许道荣便收拾行李，说明天务须启程回府，方

灿熙和家人苦苦留道：“假期一月，刚来不足五日即要辞行，莫非有怠慢之处？”许道荣道：“仁兄多意了，家人的盛情，款待之周到，如此说便昧理了。只是贤弟记起了一桩十分紧要之事非得赶回办理。恕弟而不能与兄多有几日相伴，往后还有见面之时。”

方家于是便送了些三七、虫草给许道荣。第二天一早，许道荣便带着他的两个随从上路了。

许道荣走后，方灿熙不免也有疑虑，但想到与许道荣的朝夕相处及他的为人，估计不会是什么祸事，倒是相信了许道荣触景感悟或许真是记起了家里大事。

许道荣回到江苏泰州，连夜写成奏章报江苏巡抚，巡抚派船速上京城将奏章呈于朝廷。

奏章里写道：“滇省迤南，哀牢群山有一处称马都勒冲的山间小坝，此地高山耸峙，峰峦奇伟，四季蓊郁葱翠，且有高泉长水而下滋养五谷，牧畜兴旺，百姓安乐。山坝以北有一股富村庄，背靠龙台，岭东有黄龙，西有凤头，二山状如宝座雄立。又闻其村自元明大清举人进士百余人。奴才自幼与父习风水地理之学，其地势造化不凡，真乃藏龙卧虎之地。天子降世乃天意，但不外风水地气之灵。据奴才测视，此地乃生凰出龙之地矣……”

乾隆皇帝看完奏折，虽没有大惊，但也不无疑虑，于是下诏书命滇省总督召高明风水先生速去观察。

一日，县城一姓张的管带，带着十八兵勇护卫着三位滇省高明的风水地师来到马都勒冲。他们在庄子里住了几日，把村子前后左右的山山水水，仔细观察了一番后，默不作声地走了。到省城议后，几位先生的意见与许道荣没两样。滇省总督以实情上奏，乾隆皇帝看过奏本后慌了，次日上朝时便将此情传下。众臣听后，一位大臣道：“万岁大可不必惊异，只须派

人到此山庄，在东西北山之顶，挖一条两丈深的明槽横破山脊，便可断其地脉，坏其风水。”

一月之后，张管带又带领兵勇和几位地师，来到马都勒村，从山庄里召精壮民夫三百，在三座山的正中扎营。几天后只见山头锄头飞舞，土石纷扬，方灿熙和村民们当然知道，这是破风水，但不敢出半句言语，因为这阵子谁要多嘴谁就会掉脑壳的。

早就有传言说乾隆皇帝风流，据说他看奏本时，看到马都勒的名称便自个大笑起来。他常乔装为百姓，巡查民间，自然也知道这都勒是雄阳物的俗称。如此一个名称粗俗的山冲，却又是藏龙卧虎之地，激起了乾隆皇帝亲眼目睹的欲望，于是他化装成商人带着随从，由旱路而下，经湖南进广西，顺带游山玩水，向滇省迤南而来。

且说，张管带带着民夫，掘土刨石，已在黄龙山脊土挖出一条丈多深、两里多长的明槽。

一天傍晚，张管带在帐篷里和兵士们用打来的麂子肉打牙祭，忽然一名工头惶恐地跑来大喊道：“张管带，不好啦，出血啦。”

一位军士走出帐篷骂道：“猪嚎么，你怪叫哪样，出血不去找医官，跑来这里败老子们酒兴。”工头依然大叫：“是黄龙山出血。”张管带把刚啃了几口的麂子腿放下忙出来道：“哪样？你她娘怕是闯鬼了，山能出血么！”工头作揖：“大人，真是个山出血，不信你亲自去看。”管带于是挎了腰刀带着兵勇来到黄龙山顶的明槽旁，近百名民夫持锄头铁铲站在明槽两边，看着槽底大惊失色，呆如泥塑。管带扒开人群看时，槽底刨露出一根人身般粗的大藤，有几处挖破的地方汩汩地流着鲜红的血浆，泉水似的沿着槽底流淌。管带和军士愕然。

“像是根鸡血藤。”

“屁话!”管带吼道,“鸡血藤能有这般粗长么,是龙流出的龙血。”

管带立刻回到帐篷,带两名兵士飞马下山直奔开河府报告知府。知府赶写出奏章后,命各驿站飞马传送省督。省督得知皇上已到桂林,于是派差人日夜赶路。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乾隆皇帝赶到开河,便要知府下令不得大礼迎接,大动兵勇警戒。三天后他骑马来到阳庄,再改乘轿子来到黄龙山脊查看明槽时,大藤的流血已经止住,但山下洼子里的一片草地已染成血红。乾隆皇帝随即下旨停止开挖明槽,并摆起香案,祈求上天护佑大清江山永固。祭仪之后已是傍晚时分,知府及手下求皇上返回府城,但乾隆皇帝说不必紧忙,这山坝子山川清丽,庄田秀美,百姓村风淳朴,就在这山下庄里住上三二日。知府叩道:“奴才从命。”知府要派差人到庄里查看房院为皇上准备住处,乾隆皇帝不让。乾隆皇帝命其余官员打道回府,只留下知府和三五随从与他来到庄里,悠然信步于村街上。来到村中央的一户人家门前,门头上雕龙画凤,两旁有夹标石夹着两根挺直的柏树银头标杆,院内有葱茏的桂圆和缅桂花树稍长过院墙,房院建造之用功、高阔,这肯定是本庄具有身份的权贵人家了,知府于是命手下把房主喊出来。说明来意,房主一看是知府,便连忙欠身揖道:“大人驾到,寒舍增光添彩,乃我曹氏之大幸。请请,我家后院有空屋。”五六个人于是便住到后院里,庭院果然整洁亮堂。当晚主人以佳肴奉待,乾隆皇帝不吃鱼肉,香米饭泡芋头汤吃得很有胃口。显然这便是曹宗富家,他祖上几乎代代都出武举。

上灯后,乾隆皇帝与知府、随从来到后堂,皇上坐在堂屋正中的太师椅上,知府及随从坐在两旁相陪,不敢随便多言。月儿爬上树梢,不是十四便是十五,月光溶溶,缅桂花的芬芳阵阵扑来,远远地从山间传来夜鸟的歌唱,乾隆皇帝像品着一

等云雾春尖茶一样在品味着这山庄的恬静。月光渐渐地落到天井前的照壁正中，照壁正中有窗口般大小的“永福”二字。乾隆皇帝命随从提灯笼将字体照清楚，此为行楷大书，笔力浑厚，刚中有柔，姿形钟秀，妙气横生。乾隆皇帝于是命知府叫来户主问：“照壁上永福二字，是出自庄人之手么？”户主曹绍升回道：“是本庄一位叫方灿熙的老先生写的。”乾隆皇帝想，这山庄竟然有人写出如此灵妙的字体，真乃文献名邦之地。不多时，曹绍升领着方灿熙来到后院堂屋正中，明灯下，上了年岁的方灿熙，拉袖口擦了擦两眼，把坐在檀木太师椅上的乾隆皇帝细看了一阵子后，扑通跪地叩道：“万岁，万岁，万万岁！”曹绍升和知府的几位手下惊呆了，都吓得跪下叩拜。知府立刻下令不许向外传言，违者杀。乾隆皇帝仪态自如，说了声“免礼”后接道：“朕为体察民情而来，不必如此敬畏，还是有随和些吧。”他于是问方灿熙：“朕乔装至此，众目之下无人所识，你何以认出是朕？”方灿熙道：“奴才是在翰林院造学时，万岁圣驾，奴才幸得仰见。”他于是简述了自己经历。乾隆皇帝品茶后道：“这山冲虽小，也算人杰地灵，怎不改一改那粗俗之地名？”方灿熙道：“地名乃千古之称谓，奴才不敢。”他接道：“恕奴才大胆，万岁圣驾小村，此乃庄人千世难逢之大幸，圣上恩典，乞求给此小山冲赐名。”知府好像要说什么，乾隆皇帝扬手止住了，露齿笑了笑：“赐，明天一早你来领名。”

次日清早，方灿熙准备了砚台笔墨和一块三尺见方的黄绸，来到曹家。这时乾隆皇帝已用膳完毕，太阳正从东山升起。方灿熙磨好墨敬候，乾隆皇帝转身挥笔，在黄绸上以楷书写了“阳冲”二字。乾隆走后，他便将字体放大，请来刻匠，在南冲口马都勒桥头的马蹄岩石上，先凿出一块大匾的形状，然后再刻上皇帝御赐——阳冲。

乾隆皇帝没有在黄绸上写下御赐的年月，但一百多年后方家的子孙们还牢记着那个日子，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曹绍升全心敬奉皇上，知府私下估计乾隆皇帝至少赐他个六品，但乾隆皇帝临走时，他在阶下叩别，乾隆皇帝却道：“这山冲山高水长，水旱无忧，此庄人文昌盛，百姓安乐，你们曹家就安居此处，做村主吧。”曹绍升叩道：“谢主隆恩。”

马都勒冲改为“阳冲”，马都勒村也该改名，方灿熙与曹绍升商量后，召集村上有名望的长辈议定改为“阳庄”。

汪积龙血的半山洼子旁有股腿粗的泉水流下，称龙泉，后因龙血涌入，水像带有血色，于是乡老们提议改称龙血河。这世间上无奇不有，几十年后，龙血河的水放进田里或倒进缸里，三刻之后便渐渐发红，这一带的人便相信，龙血河流淌的真是龙血，于是每遇干旱年成，山民们便来到坝子里，跪在河边杀鸡宰羊，摆起香案，喝饮河水后又唱又跳祈龙行雨。年成好，风调雨顺，山民们也照样来到河边祭龙。光绪二十六年，几个探险的西洋人骑马路过这儿，看到这般情景问过通师（翻译）后直摇头，但还是下马舀起一碗龙血河水细看，随即将水壶灌满走了。通师后来从洋人口里得知，那小河里的水不是什么龙血，水发红是矿物在泉口氧化的结果，但通师一直不敢传言，说出来他害怕粗野的山民对他不客气，也常常记起祖上传下来的那些黄龙和卧虎山作怪的离奇的故事。

迪德在曹宗富乡董家住了三天，一早起来又说是再住三天，不只是对这乾隆皇帝住过的房院好奇，和噪乱闷热的县城领事府相比，这曹家大院古雅芳香轻风送爽，确实是个休闲避暑的好地方。这几天曹宗富也很少出外，总是满脸喜色，端着他心爱的银烟袋，到后院来陪着迪德品茶，或是听洋戏（留声机）。迪德总是一遍又一遍要他放京剧《苏三起解》、《五台会

兄》，这个法国佬手指弹着茶几听得入迷。曹乡懂有时也应和着哼几句，但他的嗓门有破布声，逗得迪德哈哈大笑，乡董也笑。笑声中，他发觉和这位洋官已渐熟识了，但还不够，他有他的心计，知道和这位洋官有交情后的好处，他始终没大意，在这小小的阳庄，在这乱世里如何摆放自己。尽管周老四一次又一次把臭哄哄的大嘴凑到他的耳边告诉他，这几日庄上茶馆、街头都在议论洋官来庄；康二和几个后生快马去南冲口的事，说不定是方家的脚手，小题大作，日后好撒曹家的烂药，曹乡董还是呵呵地笑着推周老四一把：“吃你的臭豆腐去吧，众人众口，说哪样还得让人家说，能把口贴上膏药么？”话是这么说，曹乡董还是对迪德说道：“迪德领事，若要出门鄙人陪着你们去，这冲子里喝醉了酒，故意找祸闯的浑小子有的是。由于那回路桩引起的事，还是小心些为好，领事要有个闪失，我这小小的乡董可就吃罪不起了。”迪德只是摊开手笑笑。

民国五年，法国人勘测滇越铁路路基已经进入尾声。迪德当时已经是筑路工程师，由他带领的一支十几人的勘测分队，自南溪而上，经白河、戈鲁长谷来到阳冲口。经过半个多月的测量，铁路路基将从草马山后斜仰而上，在南冲口阳桥的一百米处建一座桥，沿骡公山脚斜缓而去。刻着乾隆御赐石匾的马蹄岩堵住了去路，洋人说要炸平岩子修路，这定然要毁了石匾。那时洋人凭着坚船利炮，把清朝廷当做自己手里的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法国人以在中日和局的调处中大大有益于中国而从慈禧的手中取得筑路权。勘测分队扛着测量仪和大尺在滇省迤南，闯乡过县，登山跨河，连官府守军也不敢吭声，当然他们更不会在意铁路修筑开山破岩、穿村过寨会磕碰中国百姓的民俗忌讳。洋人勘测结束就要离开南冲口时已经在路线经过的地方打下桩子，光马蹄岩子上就打了十来棵。一个放羊的老头赶着羊来到马蹄岩，看到苦刺蓬下载了写着洋码的木桩，